



09972

黃石齋先生集卷八

明黃道周著

思文皇帝與聖安太后書

皇帝書奉聖安皇太后天步多艱神京再圯屬權奸之燭竈致海
宇之瞻烏方此六月棲棲之時正當震來虩虩之候宏光皇帝已
蒙塵於姑孰太后懿駕亦傳警於臨安而馬士英阮大鍼諸臣猶
云靖南奏捷聖駕萬安使天下臣民無所繫屬九廟社稷無所憑
依直至敵迫塘西馬腥湖水乃謬附景泰監國之謀遠襲宋朝隆
祐之事欲以欺罔羣心陰圖異志方斯時也祖宗神靈憂憤於上
江左黔黎騰沸於下朕以區區仰蒼呼籲誠冀高皇一綫得保血
食雖身為布衣還耕南陽固所願也而閩粵將士起赴桓桓咸援
春陵奮蹟之文瑯琊渡江之曲以為時不可失天不敢違大小勸
乾坤正氣集卷五十五

進至三百餘箋朕亦思神器難虛口氛未殄必欲掃除口醜肅清
廟社續太祖高皇之緒酬宏光主上之恩非勉順輿情亦無以克
襄大業所以納馬武之說於平陵追耿純之規於鄙上也秋風已
勁六師屆期朕將親覲孝陵收拾二京問坂磯所以不復懿駕所
以南征已先於登極之日遙尊宏光陛下為聖安皇帝即尊皇太
后為聖安皇太后已告海內慰其懽呼皇太后能御慈輿使朕修
其晨昏亦所以報聖安皇帝於萬一也臨風北望曷罄瞻依

思文皇帝與益王書

皇帝致書益王殿下興居于福甲申而後星漢初回留都不競復
驚我孝陵移我種蘆自晉宋以來禍變為烈我殿下問之為輟餐
廢寢頓足思奮也朕自龍江出渡錢塘為閩浙藩鎮諸大臣之所
維挽不能造膝商興復之務顧念江南蘊義臆忠能光我帝室者

獨有殿下耳。○氛雖騰天命未改我兄弟旣輯睦無長沙東海之
粵諸宗茅靡亦無復聖公益子之享此太祖神靈累朝惠澤沁於
人心不可誣也。顧以朕區區悉率二鄭閩粵之師精銳可戰者尙
未滿六七萬誠欲約撫昌之卒下於罍子章顛勁士萃於鄱陽不
知誰當與謀者。虔臺李永茂吾之故人亦頗相聞乎。廣信吾之北
門未有能操其鎖鑰者。行當於此會大江左右之士無衣之賦可
朝發而夕遠也。嗚呼吾家宗社豈可殄於○。○太祖聲靈幸猶存
於謠覲何以教我毋靳惠風行人不具董悉鄙懷。

思文皇帝與潞王書

皇帝書達潞王自六月舟楫錢塘躬瞻監國相翊相推之意亦旣
揭焜遠近矣。蓋私心籲天謂宗社有主兆民胥賴冀得引領漑霽
以就藩服雖黍叔姪之序所不計也。而風雲乍變○馬腥穢已至

乾坤正氣集

卷五 早五

二

臨安權奸遺種壅塞上下朕無昆陽之甲銅馬之師卽欲取日虞
淵支天西極何可得乎朕行過胥江閩粵諸將士堅引蕭王之義
於天下而敵勢日播嘉問未通迨至三江士民勸進者十日之內
可至三百餘箋朕引泣推誠無以避之雖諸熊羆龍驪自圖其主
亦皇天高祖默誘厥衷也朕披輿圖未當半壁欲申討伐尙乏同
仇雖敷天存左袒之心而六馬有朽索之意推賢則衆志難移持
久則匱祀足慮已勉徇黎獻以慰同人嗚呼祖功宗德在乎人心
遺大投艱亦闕天意古不云乎有天命者任自爲之書曰惟其克
相上帝寵綏四方朕持此兩端以告諸宗天地日月或聞斯言惟
賢王幸惠炤焉微禮出自肫懷非止以例相溷途艱多不易致故
引沼沚之義以致孚神捷握惟王亮之

思文皇帝與淮王書

皇帝書與淮王鄱陽天下之輿區黎獻無事擊壤以誦王風二百餘年矣此來兩都繼陷無復吳芮英布之倫荷戈以紓敵愾者朕爲兩浙閩粵之所推戴長此亟憂將率六師以復二京灑掃孝陵以覲列侯之寢廟晨夕惕厲不遑宣處語曰江湖之民多盜鄱陽彭蠡今獨不然則亦資賢王訓討之力也王尙撫綏斯民湛洽於德禮以贊我無疆之休敦睦首義朕其敢不自勉情文不備聊達鄙懷朕於高皇帝爲九世孫王序似猶稍後乎慈愛珍重亦尊長之天性也握手神切惟王亮之

思文皇帝與桂王世子書

皇帝書與桂王世子自板蕩以來念我宗藩未嘗不臨食廢箸也太祖以大功大德廓清天下休戚未半皇天瞻顧蠢爾何知每以此義正告我大小友邦未有應者而閩粵豪傑雲起景從是亦天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三

所以祐我高祖重闢日月也已有詔諭宗姓不能自立者各赴行在相度授爵蒼梧嶺外輿區嵐烟消釋或亦可遂安枕不煩懸慮乎黍離麥秀古人所悲帶礪山河於今未替世子勉之行將賁爾介圭以釋神宗之澤焉

監國與鄭三俊書

監國傳諭元嶽鄭先生孤想望風采二十年於此矣巖廟將興必有隆棟時雨欲降山川出雲追維往歲先生于飛之日亦卽孤垂翼之時也介狄不懲元夫是忌曾幾何時兩都忽焉凡我耆舊哀痛如何孤藉太祖高皇帝之靈爲閩粵士民之旗摧戴此中倪髦思慕先生如師父母孤念閩粵僻深必欲克復神京實資上游之力貴池北揭安慶南挹昌康建甌東下力少功多先生能與袁臨侯商其利鈍乎信州以西衢嚴以東豪傑不少亦藉先生發其先

聲耳孤與閩粵士民卧嘗新膽不敢以皤灌之老後於佐夫儻以高皇之靈惠然來教孤將擁篲拂席以慰此中士民之意唯先生幸垂意焉

監國與劉宗周書

會稽劉念臺先生孤側聞高風久矣天未厭亂奸宄蔽煬使五朝遺臣退老邱壑先生還駕而國事日非曾未數月鍾山復震是孤中夜拊心而泣血也孤爲孝陵九世之孫少嬰多難壯值艱貞蓋先生肥遯之時亦卽孤垂翼之日今乾坤板蕩四海無主先生潔身獨行將復安之闕中士民粗安忠良不乏先生不忘先澤能以隆中餘謨拯此忠壯固所願也卽復徘徊與江東父老鼓舞子弟共獎帝室高皇在天之靈所馮藉多矣臨風跂想不悉願言

與金正希書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四

板蕩疾威一遂至此誰非臣子獨金正希先生與不肖號籲於窮崖之下是高皇在天所爲悲慟也卜麻未衰明當復繼今上英武足擬高光而文采精博亦復過之浙東諸郡早已輸誠父老攜杖以聽詔書殺口使奪印而歸者指不勝屈咸云子駿與機部倡之大江東西雖未能相及要其精氣達於風雲矣令諸戴棊臣來見主上欣然相遇不減馬援出隴西時不知見我正希當作何魚水也日前諸詔勸想都已達王伯齊一決明主不待丹陛之下耳句容朱潤生與茅山何成吾何敏吾兄弟決應肘腋亦識時之傑也朱序何無忌不足以方之詞臣張家玉卒之皆與之蚤盟指日廓清得李孝原出於虔州楊機部出於臨吉更二三豪傑起於臨安則孝陵鐘鼓顧盼和鳴耳弟老矣羞談管晏今日爲披髮左袵破卻閉戶纓冠正爲海上牽舩放舵不得不知遇巢許道上作何掩

面也武人開口說推兵足餉吾輩開口道不以兵車兩路合成卻有真宰提衡於上安得與兄翁先生抵掌頓足揮涕而笑也主上決意出師弟欲諸兄弟團欒成算不以敵遺君父把臂一呼便如無節之竹耳古今難易各不相同瑯琊安坐光武馳驅酌於其間一日克復非吾黨誰復任之者萊臣兄已授職方監句容軍晤時必悉此中動靜臨風翹跂不悉願言

與艾千子書

千子兄望兄書至久矣麻談燦在目中決不異人意閏月散兵亦缺事想爾時恍惚不得不爾茅崗之禍兄與寄老同一批雛聞之酸切永定羅川均之不濟僕再書與光寰將軍勸其歸命而遲疑不果今益藩已至後夫之凶應獨受之但中朝寬仁以敦睦爲大不復追其往者耳羅總入蓮子洞如飽虎已當復來英口已疑金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五

賊使孫之獬來領豫章金賊前受僕招稍有瑕釁萬吉人顯然宣其已撫遂復不果儻永勝與吉人能撫金賊僕亦竊受其庇食無言之福耳孫毅叟與僕同門相知最深此來不爲無意朱序中流當使毅叟建之不疑惜僕兵少未能成淝水之烈耳有裨將夏孚先趙之璧陳學鵬者三人皆可用率千二百人已至東鄉不知兄晤之未東鄉與進賢比肩揭萬年曾子家皆僕肺腑堂堂江右乃無一人如田疇太史子義者可歎也戴初士頭髮雖除心孔尚在決不賣龍沙之路兄可遣人致不肖之意孫毅叟戴初士在豫章而使豫章陷沒則吾黨陷豫章非敵陷豫章也又建昌有廣兵一道可十餘萬新出盱江此陣頗知有僕幸作速遣人邀云閣部致意林孝廉無恙彼必自歸也朝廷喜負人此輩必不負人者歲事云迫六飛未動再有隱隱世事必不可收老兄今在職方不得泛

泛復作尋常舉義僕物望輕微貴人所輕但爲蠻貊豚魚所信若在貴人前逗漏一語則吾事去矣明主宵旰憂此事度非諸貴人之所能辦如有定議不過都陽數百漁舟足當一韓九岳何必英布番君乎夏孚先兵先至東鄉老兄有便可使人調度不至落節趙陳二股必與俱來東進之閒賢豪不絕卽如永勝來亦以偏師待之分其形弓了無所吝也便附去孫毅叟書一通前有三書與金聲桓想已見之范老子焚西夏書爲當時所怪今定不然唯老兄調度爲高皇明德報恩罔極自是性分不關勳名上事子家并附一書去謝謝難整

與錢某書

蟄處天末無殊鷲贖五月廿七日乃聞神京陸沉鼎湖戰血此自臣子奸回陷我君父剖肝瀉髓奚贖其辜老先生輿望所歸經心

乾坤正氣集

卷五早五

六

素熟又當尺五之地居高易呼劉桓溫陶之業誠不足以貢左右至於管樂桓文猶或可爲也張孟卓書生耳登壇一揮天下投袂先生誠得三吳俊傑數旅之卒濯足江淮義旗所指先討劉賊次及李張山東遺黎必共響應雖云破壞之餘振槁不復而曾霖寰黃又生猶堪芻秣資扶輦之用當當膠目噤口需天下之清乎張季鷹云名在四海者以自藏固爲難今東宮猶未出坎而留都倡爲當璧之說郡縣俯首勸進從風天下事非史氏家事天陰乍涼諸君子遂化爲蜉蝣乎此中逃聽聞信不真倘宣平復起江南推戴無踰老先生者某雖槁朽亦當頂戴箋啟從舊史之後顧瞻頂頰迸淚如波霞城稼軒并寄於邑不盡

與鄭元岳先生書

元師函丈世事遂至此包胥之哭欲向何門方新安未陷時皆仰

師雲霓不日入關卽六真書亦深以紫氣爲望至朱盛濃過乃知河漢古建德山水雄深其間必有偉人若韓岳李郭之倫當當以此歸之吳次尾今亦安在謝車騎用寡亦須八千但可一試耳若持久恢復非三萬人不可虞雍公劉信叔手段猶之劍首一映而已某以空手召募三月僅四千人一粒一錐皆自呼籲朝廷真以寒永置之牛羊不字老師能爲覆其大翼乎古人作事全爲國家今人爲自家髮袵安可不力如謂此道殊於顏回者則閉戶可耳數日將復新安四顧將呼誰爲助者東崖今幸已出老師幸趣裝三十年寤夢發於今日勿使餘生獨自呱呱也族中子弟幸致意努力爲某助其桴鼓如朝夕還山亦藉吾師授以安枕也

答陳臥子書

別時屬言或有要聞以急足相示旣而悔其不倫世宦有五千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七

外徵魚催鳥者乎臘前見梅使果然千里踐諾不爲不快矣此間天末如甕底不聞雷聲卽云口警畿輔洵驚亦殷殷然在寤夢間見來書乃悉顛末小疏旣不得達家僮又未歸煩悶不可言沓清島後之謀澶淵城下之策當事必有身執之者狐兔猥然見人輒伏又何知焉口旣歷通涿抵河間授師虛聲未能遙集又踰曹濮出漳衛從紫荆抵扶風則與口背馳實不相當誰從景滄挫其銳者王鍤山劉鶴州能以充濟之旅橫厲其衝則川南楚尊皆不可不致也敝鄉水師想已蚤濟衆無知者爲此翹口突不得力曾霖震登萊之任欲窵此局涸鮒呼河河如鮒何口用兵數持重如松杏之圖二百日始決先年深入皆巢孔用奸民導諸口跳蕩能以一駟委之洞其要害諸口叛將之首可囊探而得也惜僕老矣病困且疲卽作陳子公獲輿造請不能屈指決眉睫間事安能

制勝千里之外乎私憂過計止爲河干猾子未必安心託漕於寇
要郡於口野不待清堅無半壁宵旰痠心以爲驟醫不效改藥換
方咎樂天之不終悼阻歎之失計使諸君子吞聲忍痛是足嗟耳
雌黃絲人窮達由命放魚逸鳥不與輕餌重歸鍊頸銅筋何必重
游熊羆之館乎至家已五十日自昇舂鍤復理松楸無暇問之籤
梁間一顧之率散佚不可問便頽然神阻嚮所云書亦粗有意決
無從次第之也天假餘年得以草野宅身蠹窟猶令墜緒不委斷
機一爲外物所遷則仰思且起俱成中道矣興言及此雖兩文成
不易數字又安能詆譏遽瑗揚名狼曠乎屢興成敗有道之所不
談然其梗概櫟括盡在象正中匡濟餘閒用數枚青蠟了之生平
簡淡不於此中復作與義也李舒章詩雅鬯清穩宛然唐人其文
名已播所惜未晤得來教足抵對榻也仰誦長風并服溫劑餐寢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八

懷念不悉願言

與陳臥子書

臥子兄在驚湖草草一別遂無復夫差句踐之境薪膽意自恨又
何必岐山之下此時人才如賀魏顧陸俱爲猿鶴宦復知世間有
不爲管晏者乎五六月再下錢塘策事不就乃奉唐藩來主北建
非得已也免於左袵而已比見殿下英姿天縱淹貫今古始覺前
人羅網望於星河羨里夏臺辛苦未乏也七建風俗未漓負荷拖
船者猶足以奮得江浙左右爲之羽翼此足負朱天而立北極耳
雲間路宦遂中斷耶每與張覓老想望霞城諸公一航一車如何
可越必使兒丈與諸賢豪練海上之師與敵鄉相應朝扶諸廟暮
碣石此可坐挾豺虎以餉鯨魚耳閭門曲阿遂無練氣拔刀歛案
意屬何人兄與彝仲能遂聳肩張目乎菰蘆之下亦難久居抱石

蹈海亦何可遽幸吾鄉有主相與決策一年而下錢塘決旬而入
建業進無祁山之艱退無瀘水之阻葛侯之去顏子想亦僅一間
也前於啟事欲亟請諸兄與雲升公祖來扶大業而談者動云迂
澗昔邠原避地以入遼東馬援遨遊以出西蜀此吾兄弟之邗衣
冠文物結於雲漢何便遠乎□□暑深北去諸兄弟幸過此以襄
大業武人大畧閉戶自守非爲謀者四方集勝其氣百倍不肖藉
此以卻萊誅奄之盛何必人爲水鏡家號鹿門乎千唯重念副此
同心

與陳臥子書

臥子天下事遂至此倚葦作柱棟壓巢傾宬復以不肖爲迂乎此
明二百七十五年之麻丁宦反覆著於璣象二書使詩書無徵則
卜洛爲過矣建武太元尙二百載鄧仲華王茂宏亦猶之中流耳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九

卽使臥子不爲誰爲之者西塞湖口皖城之險北扼王家淮陽之
道料理六合京口以待東宮徐出重兵北出清河西出九江兩路
討口持其所危以貽內安資新主之靈鼓方且之氣從來蕙靡如
落葉更生去其故蒂矣四五年先帝欲櫻社稷使元良奮翼留都
今之鍾陵與春陵同音矣天下喁喁同仰元良如昏號且而南中
諸傑謬稱壓經橫召四方作勸進表今東宮朝夕至孝陵謁神烈
山不知史道鄰伏地何所施其面目也天末襄中逃音不定如使
先帝遺統未詔監國之號不動人心則主社稷者卽吾君也草莽
卑賤何有異詞先起爲藉後禪逢殃戮力圖之是在臥子矣

荅楊伯祥太史書

世道祗繫斗柄風雷自胎嶽瀆而苑柳詩人蹈及上帝過矣日來
天遠海樹雲稠隙光不漏矇眊之揣曰籥跛躄之跂岱巔不類一

絲何止萬里徐德公來得拜書知道體清豫并江關動靜稍得掀
眸比得建昌所惠書又在徐前八公所撰召對恭紀想應見之大
厦一木決不相謀滄海橫流聊以卒歲卽使興元有詔招七藩之
魂齋室能謀決青燈之帳猶未宜以折肱之螳擁唯塵之轍也巴
涿動靜自不相關蝸蟻飛鳴何處蔑有才者自才道者自道唯兄
與弟自信得過耳朝家明以重擔交兄與鴻寶天下心魄看兩家
動靜擊壤餘生無所短長猶水泡燈隨流滅明而已燕翁可出山
未鍾山英靈想亦無恙左師江上鵝鵲如何齋盜資兵顯無歸著
此帳安可消除不肖兩次迎人出師幾使募者欲拔其舌世事滔
滔終當令此輩擬稍及目也賤體日益虛撫案作書輒鼻衄垂下
如峯懸瀑倚筇躩山不能百步每風雨酸痛甚於曩時以此掩關
益謝人事不知興化離類又當何如著吾手脚也溫陵二公百五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十

十日未有家訊以此不知神京動靜前疏單上已平下小僕亦未
迴石帆消息無從問之江表二公益有使石帆陸沈之理近有分
別簡便欸中想載之也予子似當嘯揚過此多唱反屬和稀李茂
翁勤王蚤晚入都可慮念臺二無之撰猶之以薛抵楮唯冀天定
勝人或醜蹶生屈於長道耳象正聞武林版已就未見分張中與
前本異同亦未能詳定皆草創也四詩誦之無數外一扇二紗并
致鄙意謝謝不勝

與楊伯祥書

秋初接璣兄書乃知豫章猶未間閩中動定前書乃錢塘造次羣
蜂幾自喫腹也六月中勸潞藩舉義迫不可爲口下塘西勿率西
上乃與今上遇於桐廬萍水風雲奇耦適合碌碌因人未免爲留
鄴所笑然而今上不飲酒精吏事洞達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

未見也每見必與談璣兄精心雋識作大事不得機兄猶南陽之無鄧禹目下覽奇銓幸猶驕駟之羈絡也袁江州旣不可收令人長嘆左家健兒尙多能遂化爲沙蟲乎熊京山父子竟如何似當資其一臂之用戴初士劉世兄安能寂寂前有書招舒魯叵都不見來山川悠遠又有戒心無足多怪必如上策鼓舞衆志番君英布決此湖水蕩滌鍾山豈可量乎敝鄉阻遠勢緩節鄱陽之經旬建溪之彌月也能建大事者不在蚤暮但恐盱江新破豫章無力虔吉之師不復能相從耳劉晉卿暫借司成今亦安在我數人卽智不神禹勇不彭祖何詎不如管仲唯璣兄圖之張兄家玉者有志節借試來豫章專爲商此大策幸悉心教誨并藉入筆血共灑也

與蔣八公書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十一

蔣年兄知已閣下比有人來傳相君意云須再疏辭謝者此自肉骨之愛起死噓枯情理當然義不可廢然自去歲秋前尙不知兩疏奉旨何似至此五六月間頗有傳註謾見摘者惘惑久之此八月家僮歸乃知爲惜才溫綸眉目始開又讀召對恭紀鹽梅發香爲榛莽生色敝屣疏衣無復登堂之理但得俯念荆菁識之千秋爲榮多矣八月後遣疏再出門又以選緝入嚴邇迴中反坐此稽遲又成隔歲吾鄉天末空山疎陋魚鴈杳然相君諒之蚤也漳南自去秋而後無復淨土浦安和靖四邑鄰壤嘯聚之羣動至于萬度其爲患甚於南安自江左震鄰而後呼吸九連無復靜理某以松楸託於荒野每聞風鶴則村落遺黎相守墓下頰飯饑粟濡沫難周決無舍松楸以就小草之事去臘十三日爲志生強一出行至江東絕壁中持杯昏眩墮身墜崖可三十仞皆亂石嵌空觀者

以爲萬無生理幸藉知己神靈正墜石灰中得不壅粉僅左屍左足屈伸酸痛而已廿餘年通籍金閨無終年之祿全席之奉而千死一生人理所絕闕下北司繼以溝壑視古人駭舟墜水之事億倍過之而天上故人以爲棄非刈葵置不復道亦後世弔古者之所共歎也古今奇窮唯庾袞墜於懸崖楊軻沒於非命爲有道所歎令某異日與庾楊同傳豈不煩八翁爲一潤飾之乎豫楚秦蜀比復如何霖霖在登萊想可無事方今人才江右唯楊伯祥熊文舉吾鄉唯何予子陳平人而平人又不竟業可歎僕得折肱抱膝與塞翁坐觀傀儡未甚寥落恐馮倪二兄不能以析擔之憂易曲肱之樂也相君大抒訐謔使吾輩耕鑿無恙別當摹勒誦德無窮乞休疏似稽遲然事勢如此幸函蓋之千禱萬祝首揆前有書不敢不答并以空函附致區區孝經大傳淇範明義并附正八書未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三

完以俟來日諸愛大家垂念謝謝正月穀日道周頓首

答張汰沃書

人日聞凱甫之信驚悼不可忍人間可哀真爲二錢嶺不還恰鄰子晉矣如此人乃不得二十使顏回自爲尊宿衛玠亦據彭年我輩視之黃鳥鳴哀不知汰沃如何辛楚文章憎命命又憎文章賢達中身多談予釋寥消之言過於引淚耳先生幸自寬比年來見多少好友中道相失以彼異人終當遠物既有屬離之緣不礙變化之路且使玉樓有人知我輩艱難無過也前見煙叔書來貴祖堂上有殘損此亦塵海上事不關閭風多藝多才周文所嘆野夫舉子蒜芋鈞連留得我輩尙存所謂眞府之逸民諸天之遺客也少讀莊生願從散木晚觀向子已悟六爻合當共棄文緣同消化妬卽爲知識談情抽腸縷血無益耳從此言風水星命消禳補

救亦爲俗人操柄落蒼黃子所嘲詩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唯先生刵情達性徐賦石招加餐無恙

答張汰沃惠集書

惠新集又近百卷如使萬石藁行當復兼輶矣病中極目兩日未能百一章漢之波屈注就人雖曲池澄潭無復交瀾閭尺蹟乃使蠅鳴俱齊簫籟自是交情見收要非文囿所貴也千里負書則已過矣老來益倦深愧曹袁前集誦讀尙未半今安得再二十年枕籍其中循脉望之緒引其絲髮乃欲使鄭市里人尙論崑淵織室浣衣高趨纒紘非獨情義不深亦恐形模未得徒增割誤耳九成之臺旣已益囊雖有嘶風無復鎮理度天下相知無復倚撫利病深於斯途者黃五嶽孫洞庭造次雖深鸞類不少胡元瑞虞德園才儲皆情規鉢未兼先生上包淵雲下鎔蕭庾去類剔瑕底精務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三

盡諒使鄒枚生於梁代則密緯交加燕許締於義熙則翦裁必綴於左右濡摩或有或似庶於先生褰衣步塵嚮見濟南作賦疑其偏疎旣觀大復之作幾爲失笑然當代比於鐘鏞今捧先生感知述征諸作及於往者陶秋小園諸篇陶銀百家抽華揭爾雖元美猶有嫩音獻吉終同屬草奈何輕夷王宋俯綴鍾袁凡五字之才料聲易選千言之製煥采多備至其精微毓今命古非致遠鉤深靜專反約極盛大之源兼聖神之旨未有不口以庸音儕於下里者自僕之見先生未嘗刻輟緝摩暑離載籍又未嘗有聲華勢利織瘁其間濶客垢兒躡屣其內是以夙手杯掌不澆其神中身哀樂愈增其緻使何穉孝綜括宋代宜在子瞻之前鄭處州綱紀唐年亦非曲江可及先生歸然鵬舉七朝翱翔兩漢淵識茂藻掩映下年不知後世耘瑤鋤琪何所著手要當繁如曲臺簡如三百金

石動於壁中祥輝發於甕底非復吾徒意見之所能料也周既抱
疴不樂觀書亦自揆寸地無華枯流易竭唯當蕭條託於真放自
獻臘以來未有百行文字又篋中廢籍俱雜牛窩鎮日搬泥動成
揮掃所欲亟睹大叙披拂名篇猶貧兒之想大嚼衆鳥之慕鵝鳳
雖流涎竟衣銜魚十里未爲暢情願也嗣當請教未悉頌言燈下
草率幸勿存草

與張紹和書

知繫念久造次不能自達世事如此亦非諸賢之過而風雲陵谷
大半欲遷爲之如何山中事樂塵海愁深每一舉眼唯有雪涕二
月十七聞關門訛言徵師再下乃寄孥毘陵卽解纜北出廿一日
至鎮江尙未知動定憶在嚴州寄書與熊撫云袁督師已重處蓋
爾時邸報未達誤聞之耳首賢此著真九州鑄錯後人報著又覆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十五

西

轍相尋今大師匱於外大獄興於內如貴主人夜夢不寘自拷僕
妾愈怒愈億矣國運方隆而人事日異殊可怪諸唯加餐自豫萬
福

與張紹和書

別後被服尊賜通體知涼數候何匪翁未可遽晤然知此意亦爲
尼者所止青藜之老自當暗火照人世上隙光何足借乎周仲先
來與匪翁再商此事顧未之有應也此事自不足重紹和真是諸
君自出手眼耳而疎鈍若此天下更有敏妙者乎紹和生平心熱
某生平話癡均置灰冷未爲不可唯先生清豫萬福

與張紹和書

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如某者更復何言但常得一新編不用
番百部耳十體詩序及三啟乃使王謝慙其鏡畫徐庾怯其飄致

自此以還海傾山剖某自誓不近文章乃見此殊欲袖其空欺也
馳還向瞻後乘

與張紹和書

朔日覺出哭殊不可禁尙未能拜諸長者直指近見弔禮甚隆至
鹿豕餘生不圖亦有芻玉之念搆一墓廬爲時師更向今欲更之
愈補愈長誤黜成牛今成畫猪又添翅角不知何物矣斗米遂五
十錢日夕鴻鴈不可言

與張紹和書

再蒙教音惶愧殊至廿年骨肉未能一酬卑枝微音聞者非遠瑣
闕貴人雖託面知終日扣門十扣百拒先輩之前趨起縮舌強吐
半語目直頤赤不待今者乃知書生之賤也紹和先生卽閉坐屋
子精神徹天何須更問乃事草草一出卽使帛賁上園反令汲妨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五

寒食離離寸陰鬱鬱澗松何須從此度其光影乎呈身柔面今人
所尊談訥下庭走者入篋銅雀臺妓雖佳乃不如竈下厮卒婦耳
粧鬢作歡不禁欲涕以此遂恐薄於諸賢然某不忍以半生之名
易一日之養此間本未未易輕量廬江之情久冀自見蘭亭卷已
拜受想明歲禊時當圖言晤白水舩人飄舟岸閣舍家不得拔足
未能觀其懸情亦良足悲也太夫人清豫萬福老母幸藉庇並謝
謝

答張凱甫書

寇攘縱橫窳窳未畢每及霜露百草衰威顧望鬯邱倚鋤灑血今
方經營合兆胼胝未能筆研之緣旣非荒頓所安兼又牢騷不副
仰誦鴻文循環來翰字削蜀桐言鏘泗磬使錢鏗二子結其簧中
魏焉諸孫繡其魚網讚則不逮誦之何爲所以躑躅選隙掩啞逆

才嘆截錦之蚤還傷秉燭之滯晚者也兄體清思逸昕夕神勞誠宜觀息牝谷之元塞卻鷄壘之下一逆締義陶然花鳥文致雖多經心耀火揀閱諸務羸弊愆多何者詠作則慧蘭獨抽揀閱則明膏四射蘭獨抽者尚錦膏四射者易竭所以先罷追古之轅次停馳今之趣亦尊公之極情良朋之宏致也文雖饒興樂亦殊方鶴白蟲華俱有鼻響松青蕙秀咸屬芬科而覽者狎蕙以私松聽者遺蟲而採鶴亦欲原本自然遺蟲旨非獨魏武憂其損年揚雲嘆其滅性也城阿阻遐形懷繁邈聊此貢素不悉言思

與湯機部書

知路皓月至深以為喜微事得台丈控制有人看彼中漸可收拾然人心之變非復曩者不肖之心血盡矣看諸蹶張者中夜提愧備不覺心痛兵家呼百為千嚇坐作走已成痼套不肖祇為無套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六

為世人所輕前發于二百往撫州坐一月無一人應者今發二千救徽出門三十里正與敵值幸而斬獲未有信者兩營錯路走德化凡十日不與敵遇而三營當敵婺源奸民引之抵邑黃仲霖差人招降為小隊所殺我師亦遂隕將僅足相當走開化者尚八百人無由趨接可嘆也不肖以孤掌盪山得則為衆所睨失則為衆所癡自兵自餉雖費丘山而衆以毫毛視之看如此不百日潰決矣不日當至彼補其羊牢天若祚明當有起而助予者度天下事須大力為之伊呂失勢等於溝中無益也紙上何足賴僕自過關求發書百三十封猶之敗葉耳武臣愛財文臣惜死為彼者虎為我者風詩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台臺倘相念幸真切教之

與葉潤山書

荷蕢耦耕此最不難却於兩字大意未嘗夢在伸弓說得仁曰無

怨孟子說得集義曰不餒先生於是精而收之譬之舟航不肖如被風捲過海屋衝石罌礁四顧茫然了不知所以先生如褰裳濡足盪漿救傾立地樹檣登岸自在自非仁熟安得義精因知仁義同輪無復聖賢豪傑之別也不肖初放園扉時諸老連肩過問不肖云昔樂正子春下堂傷足而三月不出沈麟士剝簾傷手而泣涕累日因復收淚泫然諸老咸不愜謂此莫逃不可爲比不肖至今猶謂百事可放唯此意真至耳壻輩亦云先生初年以親在不共排闥今乃得其錮瓜念此銷魂真感鳴鳩而頓足也醫者至知道體亦遂康和異日可省啟免之歎二字大意到底以是結根知先生晤時相視而笑也千山未喪我萬里不孤鄰每想此言無由與潤翁誦之也聞翁稍瘳欲行心軫逆逐未知何期得割網晤面耳行晤德水先生并爲致意區區稍秣希乞鑒諒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七

與夏彝仲明府書

獻閩過錢塘乃知老邇臺素舫已渡鴛水擬違空函奉慰而歸箭上弭蒼頭落落指日爲歲欲藉卧兄處寄數行未能也孰閣移時星霜復改迂慢之罪覆被難容抵家五十日仰視松楸俯問孥屬自龍蛇徂歲岸谷所以不遷井甯所以無恙者秋毫皆邇臺賜也家人每念邇臺鱗羽旬時不絕恆爲潸然內外子姪之荷裁成白骨起肉是之謂矣臘月始聞東警得卧兄書乃知鴻寶出山鴻寶受恩最渥託寄特重雖在平時無安坐理僕以暮年毀辱百折辛遭解網如獺祭餘魚無鼓鬣之望想海內通人不以辱金責其成劍也去秋在江楚瘡癩數十日下體痿墜不復能步旣稍愈還山復爲風濕所中今舉足楚然如半駝驢無論天步艱鉅非枯藤所負卽欲覓藍輦刺筍筒與二三兄弟出入菰蘆上下洲渚訪坐藥

樂握手道故何可得乎輦運未央克生方茂三九之厄不足勞人老邇臺六月慙息起而匡扶其後未爲晚也機翁與居清健長兄孝履清和并致候謝外附滄素二端以道總帷之末七箸十行以佐粥飯臨楮悵然不悉所懷

與夏瑗公書

瑗公邇臺經年不拜教音滄桑遞變遂有墜天隕雨之事元良無恙宣平復與遐方矇瞽未遂絕於日月也明厓雖更天命未改逸少止桓之談譙周仇國之論未宜施於今日鄭如水曾霖翁黃又生馮留仙諸君子磊磊猶可一奮沈雲升方孩未亦後勁之良也吳越福廣筋力尙饒而相聞不動坐待河清得無使張超陶謙笑其下劣乎王室定亦宜復仇王室不定亦宜復仇沐浴告公之舉與鼓楫蹴起之事上下相宜豈必魯連高其蹈海墨胎護其首山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六

耶思彝文達守道不終士衡兄弟貽哀聽鶴世上儘有此緣當賴哲人先覺唯邇臺與卧子圖之某老矣去臘墜崖兩臂垂折今右手雖存左手未能結襪自誓悠悠得免於李業之禍終與螻蝻同朽耳唯願二兄與霞老染繪命旗令雲升孩未得有所繫綴而塵之也

與姚霞激書

霞激姚館丈歧慕久矣風雲變遷星霜間之俯仰悲慨何可弭忘晉宋之禍不及三宗金元吞噬未盡南服以高皇之業未及夏商而隕穫如此以周厓揆之亦二百七十六而遂東遷蓋其前候也此事談之十五年以前聽者邈邈恨不與霞激談道耳今眞主已出發表南極想念孝陵動輒悲涕下拜百姓求言圖治薪膽餘烈渺不足稱也僕最無事又老且朽提數千之師欲與正希會於燕

湖不知正希手臂能遂相及乎黃斌卿水師三萬蚤晚出定海直趨江陰如此□氛似猶可掃而大家夢夢與□□捐讓講鄉飲之禮可哀也徽民亦久困養兵數載則比戶俱斃矣淮陰有言不乘其鋒而用之久則難動想正希碧崖諸老亦慮及此也館丈深計之爲社稷蒼生明其義鼓禹稷顏子豈有異人要是易地皆然不謂閉戶高於纓冠彈琴精於射戟也干唯鑒亮不悉區區

與倪某書

自留都蕩析而後不肖栖胥江期不自保然意明緒未斬必有起而荷承者乃晤真主於舟中決高光於話下今卽位已一月義問仁聲通於江漢令得吾兄佐之瑯琊昭烈不足稱也弟已垂老絕意世途豈復舍彭老而談樂葛之業所惜者□□□□近在燃眉不忍以高皇手滌之世界復還□□是以皇皇栖栖復勉一遇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九

耳今八公已出蚤晚望吾兄俯而取曰鄧禹第五倫何分先後總爲南陽紹此宏緒幸勿以道路梗塞爲辭建昌聞有競風吾兄從贛州來十餘日可達劉晉卿已推祭酒吾兄來典王鉉與八公推輓未可翩然隴畝之下干乞望來旆錫以丹青也

與何元子書

間聞緒論有以時果見收者此實無當都敗眾競之端冀親翁力持以爲不可也弟去志已決徒爲幾卷經書未能遽了譬小書牛自租淨房避些家事耳才具時運德器事機百無一奏能得隼戶二百日稍稍開目便可抽身宇宙大事撐持回挽自有親翁及諸君子在看古人史中寧有屢逢訶責得副旁求者檮櫟當前不取忌於友朋卽見薄於主上一番浮沉一審汨沒愈爲時輩所輕且自召對抗疏後光景是親翁所知外人誰復知者弟生平自量從

不與世途爭，追矢石當前，持杯不動，正不如風雨過時，再看晴花也。此番掩過，如一生橄欖，未食尚有微香，使咀嚙吐去，便無復味。耳卽不出門接客，未知動靜，說辭說避，都自不信，但不可不使吾輩知其情實。王戎不食苦李，許衡不採荒梨，明之幽獨布之知己，唯親翁晤一二，同調備道，此意勿以弟爲矯飾，倒用詞頭也。元翁親丈覽畢，焚之。

與何元子書

垂老殘年，得偷餘息，以觀親翁鍾鼎之業，雖寸陰逾於百歲也。時事尙可爲天數，未爲過待人而行端，在親翁矣。某已耳順，百節委頓，天陰晦冥，痛於刀鏃，如此人，豈復聞世上升沉事，強起支牀，朗誦唐音，以爲爰居之頌。鐘鼓鱗魚之聽，鈞天雖不解，頤聊契以臆也。此道如雲臺匠，結勢旣難，徵才不易，使某爲此，必須十數日，募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十五

三

索之力，而親翁申其鼓吹，出以咄嗟，以此調集，八能輯和海內，猶之社肉耳。曩釋武陵不死之言，未解所謂，邇見鄴兄辯疏，愕然久之。天下高官，固是解節之藥也。有傳鴻寶與箕谷大用者，不知果否。烏風白雨，莫定晴音，鶴素鸞青，各從本色。室內一絃堂前，四詩俯仰之間，不覩烽火，其樂無極也。謝謝不罄所言。

與何元子書

六月初七八，邊長公自三山歸，拜書教，則猶是鼎革前事也。世界顛覆一遂，至此雖蚤，知其有今日，亦益意決裂，便不可挽乎。姻兄嚮不當軸，又際昌期，乃入南都，忠孝一身，孝陵所護，山川鍾鼓，實式憑之。此間去天萬里，論言日生，講張莫測，又自立國後四十餘日，杳無音問。云轉一官，衆猶疑信，實如充耳，而當道杳無催檄，討賊慰諭，耆舊更始，宇內之意，前二十條中，猶往年條例耳。施爲注

厝想未經姻翁之手天際扶傾幸與當道熟量何如如劉白左三家之兵意如節度則何妨準晚唐故事徐圖其後乎神器有歸人心貴一雲霓日月要有以起龔曠而振疲癯若猶是數年故事何以復神京而鞏後造建武太元亦是好境未可漫嘗也逃聽潦草幸唯以京贊餘閒詳悉示我爲慰

與何元子書

聞姻翁之戾而不張目拂衣者非人也欲撤諸部回未可得遂栖遲十許日朝廷已欲勒兵授會一雲軍士聞之懈情解體欲使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固已難矣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舍叔度而師文淵豈所樂哉不得已也今漸徹兵從建昌過豫章若過薇田之嶺是除夕花朝促膝之期也言不領筆唯有慨然

與何元子書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三

病中見黃生來得拜台教喜滿大宅此兄豐毛勁鬪愧無培風負之不力十餘年仰企姻翁未緣自進今假此爲之雲衢矣擇日執束脯以窺門牆惟親翁金篋是視魯雞鵠卵昔人所嘆黃生從此得所依歸也

與何元子書

獻歲拜姻翁書如矇眇之觀雲日垂念真至開示明達此自喬松廣陰豈爲鳶蘿微風乎岸谷屢遷虹霓日化生在海濤瞻望天未雖在郵筒之間杳如軒燧以上往年以草莽不敢致書此時又以病苦久稽報謝微骨肉誰諒其誠者大易一部書祇爲出處語默四字弟於此茫無所得復持何物可報君友乎萬里孤臣九載環命百五十人中獨某一身雖銅面紅額橫草裹草亦當爲之然某實負病久處墓下中於風濕兩膝拘攣每值陰雨痛楚難勝卽欲

效虞仲翔持戟緩步與馬相逐無繇也矣半生學問盡不時宜一日感知自疑他徑如不舍所學再覩舊顏浮藻柔翰厭之蚤矣姻翁巨掌霖車已動天下予感平格非自一日當此蝸蟻其沸之時徐進知言知人之說使禮樂征伐握之黼座鐸鍾鞀鼓還之書詩瞻鳥跂兔猶或可爲也弟休矣半百餘生日就衰憊讀書閱人過目輒不復憶即使兩孫不痛走及麋鹿猶無當於殿最耳元正余旨至二月杪始知是時道途相傳多戒此四月乃知無虞繆遣一力自引牖下姻翁幸爲裁酌得達并致謝相君解其疏遲實出道路無偃蹇玩藐之意使松桂蕭然猿鶴不驚雖百世九京拜姻翁之賜也前糜好爵謝謝無量

與張元之書

兄翁之心弟所素諒獨不肯區區無以自矢亦欲終老巖岫歌詠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五

太平而四顧陸沈媮生無地沙蟲猿鶴處處動人長爲悲歎也出師以來凡四請從事若薦□叔子野孔毅趙游張六君子無一至者危苦相棄亦天下常情恐朝廷有敝屣之心則不肖無入關之日不敢以此浼君子至於私心日夕懸結何敢忘也自廣信來如面牆九呼十咽無一應者看一二裨將少少頓挫以爲快樂卽欲見吾兄弟囊其瘡夢豈可得乎初欲至饒州直搗徽州之背已勅諸軍士先取饒州而饒州已復旣令人入進賢東取盱江西取豫章而盱江已望風歸附仁人之功不勞破斧王心載寗是可歌也不肖蚤晚卽至東鄉牌已發矣俟休宣二小隊未歸日夕至便啟行無有滯礙唯搗徽一著尙須與兄翁叅商之聞諸軍士異同互評深以爲憂尙賴訓練匡其不逮也

與張元之書

元翁老先生別十餘年桑滄屢變緬懷綠雪等於蓬濤嚮在炳藜之門晤京山君一詢動定今春留都擁篲相左徒於典策景此高山耳南昌福地古云從不被兵而□□馮陵遂使樟公驚此風雨綠雪朱欄亦爲二陵分其惆悵也宗社至此非我臣子高談之時幸天未絕明南陽舊蹟今上以薪膽之心蘊風雷之烈文章性道卓越於人瑯琊照烈未便扶轂是亦高皇之貽謀天作之勝事也今卽位已逾月而扶風寶融之書北地耿况之甲未有至者是江南之無夷吾人才之讓顧賀也卽使明主欲呼渾濬以下秣陵掃此□□復我鐘簾大資上游之力不知先生有以教之乎張詞林家玉者膽智之士也幸授以方略并順長風而懷好音

與姜燕及書

燕翁閣下板蕩之感一遂至此使瞠灌諸老少憇鍾山魚龍顛沛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五

未遽若是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馬阮旣賣吾君恐臨安更擁路藩妄云靖南奏捷六飛無恙至□抵塘西才議監國使半壁餘生竟爲□□猶且餘息奔逃真豺虎之所避食也方今敝鄉議樹唐藩一再奉晤聆其言誨當是春陵瑯琊上下間人一往形迹廓然霧消誠得閣下忠誠佐其千一卽建武太元出其腰勝耳哀臨候今何結束誠因此時鼓舞餘左順流東下反敗爲功猶染絳練以爲旂常銷辱金而鑄鐘鼓非獨無跡倍有聲光唯閣下重策勵之也僕與臨老交至深但未審臨老今日所在閣下幸竭晝夜之思爲高皇留無疆之祚斯民受賜是仲尼所傾心於微管也臨楮悵然不盡填膺

盡填膺

與姜燕及書

燕翁老先生閣下自老先生行後星河翻覆不可復言僕在留都

三十餘日奉嗣而出裴祠胥江鼃勉與潞藩語不可了而□人已
飲馬於西湖矣今上起於南陽與白水共兆爲二鄭之所推戴又
好吏事不喜飲酒動遵節度每談神京及百姓疾苦則慷慨涕下
諸詔令批答曰數千言邛邛宋高暉乎後矣豫章盱江聞亦失守
徵管之歎宜爲敝鄉敵人銳意必在上流想上流英賢必無待盡
之理臨安士民共殺貝勒紹寧諸郡櫻城固守溫台衢處蚤已同
心以情形而別地利建大事者不愁於仰攻也老先生爲江漢人
倫所宗決忠定之策通竇融之書與機部晉卿二三兄弟投袂應
節此其時矣袁江洲汎勒猶可及收長武以西人心未定決王濬
之勝算振當陽之餘烈奉帆踏車豈煩顧慮乎道途阻遠未審江
楚決復何如必若金正希據憤於新安謝培原啟聲於東郡強弱
雖殊鼓舞則一必翻彭澤以蕩龍江洗其□□告我孝陵必在先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十四

生耳□毒已深秋風已迅鋒定則難動亦古人之所歎也徐德公
前欲行請於閣下臨發適已丁艱稍遲彌月時不可失爲之如何
惟先生垂誨疇惠布置慰我淵蛸謝謝無量

答曾叔祚書

叔祚兄丈聞賣郭田助芻橐甚足以激獎昏氣此如真宰有疾乞
藥於秦人也抑捧土以塞匏子耳丙子之役亦賣一宅五百金與
三十六人俱及關蕩然南揖而反以此耗叔祚矣而叔祚之心膽
饒著於天下今南都立國四十日未有徵募之專檄議說紛紛如
頭腦夢中起牀無燭牆頭相值過此再十日不知南中江風波瀾
當復何似王茂宏顧彥先擅其夷吾矣于忠肅徐武功要結人舌
以視時輩何啻千里叔祚觀此能復不喟然興歎乎宋自建炎而
後尙有關陝荆楚晉自隆興而餘尙有青兗雍州今茫茫海岸一

葦繫匏仲諸逆弁爲劉何韓岳之事雖武侯張昭自謂聾啞耳聞
賊得輜重盡輦入關焚掠燕都騰煙累日跡其所爲亦黃巢仙芝
之流惜漁陽諸將無田疇史慈一二輩跟踢其後如昨所傳王鐵
山恢復之信謬也鐵山敗逃久矣江上豎儒乘暗取菓餅懷置袖
中安知人堂構事恨僕老且憊又生吾鄉載馳之詩所自憫其婦
人矣前明二百七十五年每每見之詩書天人參半十恒四五後
明兩際春秋賴諸君子起而夾輔夷吾子犯何遽絕德乎洪範歷
中屢說此事想叔祚洞悉之也前在羈庫作易象正先於歷年十
二圖詳明此理尙冀達人不惡其鑿耳偶得一部寄上請正殘疏
似可不刻去臘游山墜岬折臂不獲與執紼之役惶愧如何今病
稍可但未能引重無復匡時之意統集樂葛仰奉英風臨楮慨然

與錢中冷先生書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五

中冷先生羸在長安讀先生書得承隙照領話言於以悟損益齊
得喪坐進有餘矣旣觀家學之源瀾庭訓之敦實上啟帝聰下砥
流靡卓然振世於古未之有也某以微塵託根灰溺偶隨腐草化
爲蠅螢每念宵衣寤言顛倒曾幾何時而岸谷變遷一至於此君
實策新法之害見於數十年龜山討致亂之繇在於二十載豈圖
眉睫厝火遂焚今海內賢豪蕭條垂盡揮袂頓足更有誰人張德
遠父子差有意向不足爲先生誦之也閩南天末聲息最遲現今
九月始聞□禍加以魚鴈不親郵筒告絕遙指北斗爲櫛爲槍雖
有遠思不如其已矣羸在津門晤朱未孩時孔賊未平登萊方急
未孩曾議以舟師南出威海不十數日可奪其巢心甚慧之今□
去藩陽千二百里淮陽鹽徒東江勁卒聯絡可戰者尙不下數萬
朝出文登暮抵岔河以鐘簾之靈先王之算坐而卻敵猶搔塵竈

上但不知卻敵之後更是如何耳南直江省兵不可動二東浙閩入援之卒不過萬餘尋常結壘塑形了事耳圖其奇創亦在江東津門登蹤維揚合力看十數日間爲先生延張仲食此鱸鯉也漣淵之役畢仁叟與平仲謀之已蚤所以決勝非藉王超石保吉之師靖康之難种師道與伯紀謀之太生所以決挫非獨唐恪耿南冲之弱今事迫壞羣賢無一還顧者老先生身在輦轂手持日月左圖右方幸與當世賢豪亟襄此務棄傲矜而獲珠玉是葛公所爲致意也南中兵行匆匆附此空函並祝加餐

與傅木庵書

大地淪胥魚龍顛沛兩朝之禍宇宙所稀以崇禎宏光諸老所爲累及君父與懷愍徽欽千古同歎雖云天道亦人事也吾兄先生出處去就動與道會悲憫以慰前朝痼瘕以軫黎庶守義不同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三

險而止要與上下分身無所避之聖賢易地亦不過如是而已弟初無當世之懷以萍水之會驟叶風雲雖欲拔身不復可得初請出關亦謂閉門自守終非要論光武在潁上不過三日鄧馮在馬上亦踰七年以區區閩中號召天下無復進理恐諸貴人不寤乃運勉自將非日能之不得已也今起義師自兵自餉經營百餘日司農無涓埃之助司馬有側目而視一挫於婺源再劬於休寧損將於瑞洪滯師於白磔不肖之精神心血枯困俱盡矣而關內貴人無有應者今雖稍稍聞聲亦靡旗相過而已念台翁初起義時心眸共戰也艾千子之聚散如何意欲其再噓前焰督率不肖三營敵卒鼓行而前與謝鄭之師合卽不能電掃豫章但得收拾盱江扼進賢東鄉之路與孫之懈戴初士遲觀其變猶十得六七也弟在廣信獨當敵衝敵以五百騎扼婺源朝夕耽耽與廣信爲難

弟不乘今日去之後必不支徐竹翁長者坐不窺堂要息立品之士艾千子卽來與信州諸彥未必相合茫茫天下若泮春冰誰與安其膠漆者閩中人祇知金衢是要衝湖西人祇理虔吉一路自七八月約機部會盱江而道路梗塞凡四五書無一回復者在虔州得一書亦未有實著理上半截未效也趙秀才兵太少爲諸部所輕維夏參將可用然兵亦新募別有所屬今出門過一月不知其進退復如何每一盼望頭鬚立白時時屬其發書稟報若呼鳧乙無一諾者然弟今亦糧盡不能更過湖東張玉筍方書田各爲魯藩趨起於虞表之際熊雨殷確然守田橫之智弟蚤晚欲過衢州解其聊城又慮婺源之掇其後六飛雖動不過在建溪之間若欲駢蹕金華則形勢截然在長江之下矣南唐末宋復隔一層吾輩區區何以自括前有小疏擬以廣信爲行在東西南北各五百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七

里鬻居調度圖進取以卜墨食不在建業必在豫章若在金紹者當裹足以入深山耳顧日視蔭能得幾何兒輩寫年歷安可復問彭澤菊花聊以自老來覓鉛山費家園不知安未問關山嶺水搬運爲勞念之惓切

與傅木庵書

木庵先生板蕩以來敷天同痛雖在跛眇之中共懷起視猶之昏夜窮冬幸覩雲日枯苗望雨不足以諭之也今天子蒞極已四五半月半壁禹甸業已歸心而豫章中上獨爲□□所蹲彼此疑視未有折箠而答之者前屢有書屬清江吉安諸君子亦復杳然未有寶著不肖單露關外已百餘日矣肘見踵決無臂指之助不肖在先朝非有鈇鼎之據繫若之恩獨以天澤定分曠雨難逃淚下新亭痛深微管是以閒關蹙蹙呼將伯之助賦無衣之章而栖遲百

日歲聿云暮□□未洗雲日未開卽云武林鐘鼓非造次之功而
番君不出樟公怪人吾輩於此俛仰王正何以自處也裨將夏宇
先前遣奉候興居此見居民喁喁以先生不出蒼生無所歸命不
肯行就教誨唯爲高明開其擘畫使不肯泉石有所歸老也

與萬吉人書

吉人兄留都不能數晤念西林月下耿耿於懷不圖今日追踪無
路矣兄前不往粵西亦自勝著今日稼翁猶得高視虞山不知吉
人何以報我宏光者不肯奉祀而後兄想已出城今日擇主仰報
兩朝亦是臣子本色伯玉之稱君子管仲之稱人也曾子括以三
語究曰大節不奪而已南昌破壤聞兄毅然有恢復神京之思祖
劉溫陶固是常物知不足以難兄丈唯鼓舞諸豪傑及時進豎過
此恐不可動矣新主在敝鄉發軔英略大類高光乃似於兄有夙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十五

壬

知者此中潢潦不足以容鯨鯢能舉江右以清秣陵舍吉人機部
晉卿諸兄亦他無所屬望也草草據案不盡張詞林子之者慕久
幸爲略悉使得入告爲禱

與尹去文書

瞻烏逐鹿所在芟如而兄獨蕭條世外了不經意知所得之深微
傍觀之著勝也不佞蚤卜巖岫而裴祠中道適逢明主亦欲拔足
遠去潛踪深山數月以來不能自脫不知昔日何如而耳順以往
艱苦方新亦古人所未有也士君子讀書上不能比績巢許下不
能方駕騫回而碌碌終日與兵士對談眞劉巴之所竊笑也武林
未復新安又陷雖浙東歸一而湖上又歧劉接之外復有梁永雖
太湖漁人不關治亂而潁川六日亦已云勞矣不肯蚤晚亦欲決
去謝此樊籠昔人嘗云祁原如雲中白鶴非燕網所能羅今愧之

矣生平不以作官勸人何况今日知兄文諒之審也金華諸洞入夢懷人何處白羊不逢檻觸真無一路可謝方平唯有惆悵而已

與戴伯閣書

次公遠至得讀惠書父母之懷友朋之誼備悉情縷弟以區區冒難遠出上爲高士所謂下爲背人所忌壯罔互用不知其可深夜網思眞自誤耳仰面看鳥回頭應人不肖前途可至臨德之間又不知過臨德數步可竟抵關下不耳藝松課花正足自樂而碌碌衝寒爲可已之役破數金之產求叩頭而歸是可爲也孰不可爲也父母政績被於梁山戢宥綏柔雖非吾黨誰敢異言者况在一脈可自無聞也膠漆之懷決非螭螭所敗遲覓一信相聞耳單車襜被不致洪高弟行矣明春事平便可堅請還山不然遊觀泰山之上棲息天目之側諸非所謀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无

與戴伯閣書

拜教事事眞摯樽俎許謨蘊於伏枕良爲悵然令得同牀聞雞相蹴俱起此必有以仰報明主山川阻遠我勞如何德駸於諸友中最有興助然事勢如此六馬朽索無著力處浙東阻於長江豺虎所趨難於爭道江右闕其無人呼谷不應杳如號風不得已從中道趨新安冀一合力與池太諸友共持輦轂而黃澍作祟一朝鸞鶴化爲鵲鶴從此天衢蹈若四壁三尺竿頭無進步處爲之奈何讀書六十年信道不篤以爲明主決可中興而一時人才消竭若此口口蝦蟆相與爲禪悔不從兄丈閉戶養疴抱膝逃雷之穴耳德駸至欲再募諸子弟直泝建谿爲天子守此北門不知往還二月風景又當何似念此唯有慨然

答李太虛書

日夕想望年翁當有書至伏枕開緘頓有起色殊勝廣陵之濤也
悠悠者無足多談降辱而外尙有偷慮一條卽不能與夷齊方駕
何遽不及惠連乎秋氣乃宜行旅今卽屢請不放雖嘉邈未到亦
自執政之仁也聖天子前後釋諸臬臣俱在盈庭意表雲間以出
解澤沛然尺五上頭幾微可問正恐諸憾無可釋者當以僕爲狼
毒之木耳明明聖主極意虞廷不知何所負於諸臣而諸臣負之
若此僕蚤歲學道二十七始就青衿於萬物無所憎惡一日捨身
遂叢毒一至於此人生火鼎烹煎之下合有此番年翁一世津梁
飛蠅營營何及日月僕之文章卽不及翁行誼優劣得失亦吾寸
心何必與彼曹出口矣當途伎倆數種無窮國家福澤無疆決非
蕭機所度願年翁爲吾道持滿道周猿鶴毛羽甚微深煩注念不
盡依依扇上四詩并祈斧政

乾坤正氣集

卷五 五

三

與劉晉卿書

晉卿先生契濶七八載風雲岸谷顛沛難言四顧山河誰復是者
先年在龍江關得晤長公執手道故猶冀孝陵鐘鼓照我離悰今
復已矣擊楫渡江蕭然無侶拔刀砍案誰與晤言新主幸在敝鄉
英姿天縱終日批答常七八千言昔人以不飲酒勤於吏事謂邁
高光想或然耳不肖碌碌因人成事自以敝鄉僻阻一隅非復用
武之國而主上慨然欲投袂而復神京指顧廓清非吾晉翁誰與
任者誠得臨吉之師七八千人鼓番君之靈輿胥濤相應此可喑
叱而走羣□不必清嘯吹簾也不肖老矣想念林阿無有坐處江
東父老又怯懦不足與圖今亦稍奮其賦無衣要其肯綮終在上
流晉卿念累世之澤與燕及機部鳴此義鼓孝陵鐘簾實深竚望
瞻雲霓者不在敝鄉矣敝衙門中張元之者以典試行實從晉翁

商此大業幸披底裏誨之不自亦望垂緒論以報涓埃也前書想已達未悉正發函聞已借重司成幸可惠然慰敝鄉士民之望并爲海內開此薪燠臨楮惓然

與揭緝止書

緝翁先生念疇昔之雅如誦都人士之詩邈不可卽卽欲坐白雲想清風披薺訴茶豈可得乎烈皇之逝茂翁云隕雖云在天終焉墜地今年五月如何可言狐鼠重垂破我神器徒云天運如何不哀幸我今上起於南陽奮翼閩海浙東嶺南已悉歸誠今唯虔吉江袁尙隔雲水耳海內賢豪想念高祖廓清之業累世衣冠收髮結衽卽在草萊亦當一奮而三月駒隙載馳無聲許穆夫人遂成絕物不知異時何以對越天上者此中舉義出師屢奉明旨而建溪至衢水動須一月錢塘越京口又歷二旬必假鄱陽之力順帆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三

踏車直抵秣陵此杜預所紉心於王濬也先生一代崑崙登高而招所見萬里如弟某輩醜雞耳直以今上英明附雲逐尾逾月以來無臧宮馬武之能而發鄧禹耿純之論是後代所掩口而笑也張詞林家玉者秀美勁挺有子房之風人固不可以貌竟也崑以試事來請評謨幸善圖之入告我后拜賜多矣

與李君翰書

君翰先生再得書知垂念之篤行人迅去百事蝟集艸艸失此以爲卽日握手而鉛山之從四百不能具一夫此間全盛二百八十年而風鶴之餘蕭條如此又安論諸兵革控僛之地乎歲聿云暮江漢未清而荷戈共事者日走一里不知何日能靖中原之悲歎也此中四千人得一月糧踰嶺涉江以西救新安東收吳會已有豚蹄篝車之笑而談者已似爲多卽欲定數月灑掃孝陵當使百

藜千單較餐而爲之猶愁其不給也月翁不知何時可晤今日人情又似鬆於曩時過此泄泄誰更相念者坐鉛山三四日嗟友蠡過從深以不給爲歎周瑜捐宅糜竺指囷眞爲千古曠事矣信州徐自定佳士也見其書令人起立鄭長公頃復缺然千惟致意過小日便過玉山不敢以行色累諸貴人唯吾輩圖之也

答朱平仲書

漳中得晤玉山暉映小時便使頑石俱生眉彩兄從五百里覽輝鄰郡弟亦三四歲一至長千尋常往來遂成奇邁比以內人抱患再至丹霞兄已翩然遠隔雲樹忽逢梅使并拜好音綢繆金錯之文扶垂玉薤之字一誦瑤章十起言咏自有此道以來伐毛洗髓使東家吐靈殘檜噴萼賴有名賢爲孔氏開面自然奧契向若多闕矣吾莆靈秀拓於高深比年以來雄文層發會長修之拔峭微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三五

奇顧盼虬姿管城揮汗足爲雲雨吾兄之開明選理破俗成倫卓然自名了非鑽仰雖使豫章雲夢集聲布牙未能酌其餘瀾施於浙濱又何云承其流而揚其波乎弟荷鋤初釋筆研舊焚早爲飢計不獲湛心比見諸賢如想鉅鹿往不可追聊復已矣素前文書名位自天非復勉力之所能奪惟欲以頑鈍空無漸證諸地高排老佛下刷吾道猶遠畏來多近忘老至而已嚮與會長脩約作數語未能窮年以來負土披榛無一盍晷重逢雅效如命疥駝負素王殿卽云豈敢猶以爲元矣

與楊文聰書

別台翁後岸谷遂如許蒼蒼難問所信者高皇功德決非□□之所能傾新主神明決非鄆瑯昭烈之所敢望耳武林壤已半載竭江東之力圖之不過盡此天塹新安旣破南國之肩脊就頽若復

守其前規截山指水不敢出頭半路恐江漢常武無詠歌之日也
勸征大疏及導魯藩啟朗朗乎揭日月行之昨亦有上藩啟草率
貢其鄙陋見大篇乃憶鄒枚之未開達也南都王氣發於信州以
抵徽歎今六師若出必須先在信州若駐蹕寶婺又成偏枯矣僕
出師已三月隻手赤身自圖兵餉所到之處如觸牆壁不徒不哀
又齟齬之太史慈田子春一生獨立究成何事徒爲知已所悲要
人所快而已蚤晚入新安補此破釜如不可責者便當休糧拔身
猿猴之路不敢絮絮久負王家唯尊喬梓努力干福

與吳梅谷書

八九日矣見諸公規規兵饑鼠竇間事真是悶人兵饑固是要
緊然兩朝敗覆何關於是祇是朝野無謀人心坐矢耳今談收人
心則惴惴恐失馬阮之心談羣策則懇懇欲借朱袁之謀此數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三

者財盡手空猶之獨夫抱頭逃死耳借其鋒剗徒爲羗口指名祖
臺必任此事祇以聯絡江浙爲要著江右爲天下腰膂人心所萃
在燕及臨侯機部三兄能得其力併出信州則彭蠡鄱陽之水可
以盪滌龍江江左爲天下眼目人心所萃在念臺世培霞淑臥子
數兄能得其力并達始茂則嚴陵蘭溪之水可以下捲錢塘祇此
兩著如甚有兩眼鳥有兩翼去一不得祖臺任此兩事其功千百
於兵車此中好作異論動以門戶破人國家談念臺彖舌吐三
寸昔周亞夫得一劇孟尙如得一敵國何況天下名賢且彼必不
成徒爲名耳如馬阮逆至未孩坐大則江左江右必無一來者以
宏光之舊局散中興之新猷可頓足而歎也僕思此事決之出師
葛侯之志成於李嚴周陳之勲定於蕭鄴誠得調度有人則不肖
當鼓胥壽而上卽不然亦決計歸耳學顏閔不成乃就李長源腳

下生活可悲也前月與張玉筍約募兵三四千尙在東陽王筍聲勢盛於未孩得其纏繚又少唇齒可作數函懇其共事浙江一二門生多有不憚折骨相應者然招呼之又是一番門戶坐此元元看人闔地枕子相拋耳江山知縣李日焯者甚得民和有國士之風今日江山能得死力亦可當五千之師祖臺幸振拔之此小關第一要緊甚則信州用鄭兒也

與馬騰翁書

騰翁年臺治行已就漢室二康相望非遠每從鴻寶遙讀星微知我同心蘭體不隔邇又敝友宣洲花鄰惹水石匱寶林東西相望而某以鮮民寄生廬草北眺千里羽絕鱗稀長與松岫瀉具雪涕又安敢從天上嚶鳴道蛩吟之素乎去歲出都先鴻歸故不遑致書子舍纔十月而北堂色變不孝半百尙爲呱呱未抱子遂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書

失所恃依依空山四顧幽閭誦子路之言感知已之誼從今以還推食解衣亦何所奉而需茅藥之致乎已矣撐柱一世須大碩人鉤陽華容聲業爛然同晚異香佩之肘下間通金玉慰此蛩音諸唯典居清豫萬福

答韓寅仲書

夫以鐘來苗已發從容之聲使風遇簫卽泄琦玕之韻故流連之作無述於孤吟而要會成篇遭倫於復部庖子山之過北唯攜枯樹迨其反載僅讚韓陵平原之入洛亦僅百篇寄等末篠剛餘十作信行遠者之刊翰而觀多者之取少也亦自目厭窮奇願隨所好陶公之重行舟而掩寶井季倫之珍紛琲而碎珊瑚育星青牛箭端取炙千年白鹿方寸成間豈非其意有所存故其言之獨傳乎寅仲先生任雕出質絀雅爲駭萬壽之賦旣虛五餌之陳未續

受裁半錦薄噴全花康莊狹路之餘同嗟驥蹏短檠長枕之外兼
嘆鴻飛側其林風長無靜樹當年執輿孰能忘乎予心上閣吹風
又何資於簡末乎

與方仁植書

仁翁時事遂至此高碁袖手宜當冷眼不開枰耶新主英明夔邁
千古起於南陽爲高皇九世孫又不飲酒喜讀書動遵法度精於
吏事以乙酉建元四同光武此可以鎮定人心遠遭瑯琊照烈而
上矣仁翁能令密之起而仕乎□□已極微管屬誰拔毛拔頂大
家相視過此五六月著腳難舉矣江右諸豪傑杳無下音臨侯元
元爲左兒所羈無有動處燕及二雲機部皆已過就閩中可與共
圖者獨金正希耳方幕庵不知何似許夫人之詩難以誦之男子
也不肖蚤晚下浮梁直趨蕪采與正希幕庵共問秣陵之業誰當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三

起而桴鼓者仁翁熟察彼中景略竟如何反手拚飛欲成朱序而
黜閩如彼爲千古唾笑狗前承後何以自存天水亦賢者鍾鳴星
落與虞山同夢不知何法使寤寐當令僕折筆笞之乎黃斌卿水
師三萬蚤晚上鎮江何以聯之令不譽期此時念密之握手不可
得老而以狂疾受賞是古人之深恥也爲恥有甚於狂疾者如何
如何

與祝一之書

一之兄來冊愈中窳會知靜照之淵微勝於旁觀之袖手也光武
六日而出潁上大禹三年不過其門此皆大神聖事非凡所窺天
子屢懷出師而平鹵堅守郭憲之論拔刀斷朝以尼乘輿亦猶之
吾徒顧盼躊躇未有一是耳上郊社已畢江漢常武於是可歌一
之又方在姑蔑不得過信州誰與平坐致雲臺之上者正希不濟

業爲□所殺子弟廝從亦已喪盡如黃仲霖乃爲鄉人所僂崛強更有何益乎不肖區區如羣羊徒勞鞭後今躑躅已盡前後深谿而鞭者不已竟將安歸耶浙東諸友惟倪家諸從相信最深餘俱入魯藩之籍今時事稍定擇烏之木不假裴侗觀其翔後矣劄卽馳去恐此法非所以處一之也尹去文高臥方堅不肖亦蚤晚請告得歲暮還山者眞縱壑游魚且怡然不顧大地之爲焰金也

答戶兵二部會議書

頃以兵餉屢細煩經國大慮用集思兼聽甚善也愚不佞謂天下之患決不在於兵餉卽一意兵餉亦宜伏樽俎探其要領決不宜揭國以兵餉爲事愚觀集義以來旣二年矣帑發則人共議兵帑盡則人共議餉又不得已則俛兵以就餉俛餉以就兵哀損相濟如此而已愚觀今日之議道謀匪邁自屯田鼓鑄兩者而外有無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美

所從議者一有不容議者二有議之不必重議者三有議之未可驟議者四國家之費出浮於入常百數十萬自嘉靖來七十年矣而至今始悟悟而方救之加賦則源已竭節用則流未止此無所從議者一也無所從議而必求之於上省服御挹供奉以先天下然後以清內侍汰百官定中涓之役約文武之數使熊羆貔貅皆喻上意而一於節儉則其道已大此不容議者二也不容議而復求之於下則百姓已困地力已竭將重鹽鐵之需峻贖錢之今置武功之爵擴關梁之稅廣輸粟之例則其事已微前世所棄議之不必重議者五也不必重議而復求之忍眉睫以需事後則將發禁籞之未募闕中之商丈隱沒之田實戶口之數慎核攷課以一之於守令則其利已絀未可驟議者四也故愚以爲今日之議則皆道謀也自往歲以來加派繁興至於輿阜奪養士紳編賦則亦

已極矣而猶且不已無聞臣測卽慧黠中臣持片楮責諸當事謀餉無狀將開莊山取神宗舊物諸當事者亦將何議以應之乎國家之制以戶而計兵不以兵而計戶邊疆之制設兵以衛食之窮不設兵以絕食之實也古之治兵者畜百年之兵以食一日之餉其治賦者畜百年之餉以供一日之兵事已濶遠不足多談然如搶攘之際賦不加足兵無齒載輿師百萬動數千里不至乏絕者何也凡用兵之道必定爲攻守之勢度其主客之宜程其歲月之數慮定而後用之則其事不囂而其功易集中人之家治十金之屋成畫在中遇風雨苦蓋之不蕩矣千金之家治百金之屋無成畫於中指困而役困盡而役不繼乃使匠者削其椽桷陶者小其瓦璧細大相雜以自爲便治者雖更霜露無復寢處之日愚觀今日邊計不汰將卒無當於治汰將卒亦無當於治不汰將卒則餉

乾坤正氣集

卷五 早五

五

不給威不立汰將卒則餉亦不給威亦不立不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不立者恃頤而裹足急則有鉅鹿走險之虞緩則有喪馬求林之事汰將卒而餉不給威亦不立者勢結而不可已成則有操豚祝車之誚敗則有掣肘工書之慮故由今之兵徵今之餉雖左持卒右量金中衡而均之猶掬塵土以填廬山之壑也故兵者審勢度宜立數稽功而後用者也無一定之勢雖羿矢所發失於犂牛無一適之宜雖百丈之材橐於蟻蛭無歲月之數雖累世所畜可一朝而罄也故兵有三等餉亦有三等敵有緩急因利而制之卒以一卒而當三人之用則以一石而當十二斛故有屯守之兵有攻戰之兵有游徼之兵則有聚糧之食有因糧之食有輸糧之食屯守之兵食於聚糧屯與糴半其勢距年其宜百里而趨三四日里之內其數三軍或六軍七八萬人月食二十萬斛踰年而功可

立任峻羊祜郭元振之徒皆用之矣攻戰之兵食於因糧已與敵半其勢距月其宜千里而趣於四五十里之內其數或一軍或二軍一二萬人月食五萬斛踰月而功可立虞詡度尙馬隆之徒皆用之矣游徼之兵食於輸糧賞與餽半其勢距日其宜百里而趣於數十里之內其數或一師一旅二三千人月食萬七八千斛踰日而功可立皇甫暹張齊賢之徒皆用之矣用此三者其數不失故人無舂糧之憂婦無□□之嗟急召之可赴緩弛之可散今聚四方之人寅一面之地守者無土著之籍戰者無遠關之氣行則無朝暮之程居則無井伍之繫棲遲歲月猶且鼓之如求亡子雖仲尼爲帥七十子從之一年而外猶將散而吳楚離而齊鄭乃使椎埋屠狗者守俎豆而讓舉七則不亦難乎故留處者聖人所大戒也留處之寇食於外食窮則退退而剝在膚髮留處之師食於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庚

內食窮則進進而剝在於腸胃古之治兵者不憂有三年不克之敵而憂有三年不繼之餉不憂有三年不繼之餉而憂有三年不制之兵充國旣出金城上田簿議定矣帝猶問曰如將軍計尙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又日期月而望期月者謂今冬耶謂何時耶永初之中西羌屢叛十有四年用費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段熲自請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給五十四億而諸羗悉滅故古之君相其於攻守主客歲月之數則未有不蚤策而詳講之也攻守主客歲月之數皆講之故不復持簿而號烏有之士不復畫圖而摸蚌羸之食今以執事之意度邊上之事卽使□□不死叛賊未誅一矢不加關上之師能縮十萬倚盾而臥乎卽使□□亦死叛賊亦誅遺孽狂穉不揣謀發關上十萬之師亦寧復可減乎卽使元吳殂後亦無諒祚衛

率死後亦無中行說西口乘暇而請廣寧海上乘急而請四州邊外之邊塞內之塞亦寧可暫已乎又使西口不請廣寧海上不復四州島外關門曠七百里厲聲號眺得復相及乎且使海上欲取四州關上不出廣寧關上十萬不得之廣寧海上數萬獨得之四州僑據一日得復安枕乎故風雨者崇朝之勢也陂池者歲暮之利也堽陂池而仰風雨長風雨以決陂池晦昧之事也然且蘊崇一方突發則四顧坐廢故此五者天下之大疑也疑而持之終歲不決乃以棄而爲取以牽而爲制僥倖數年敵斃則天下無事此又方今之所無有也自軒轅以來則有土宇有九地與人尺璧不與人喉吭之勢無故而棄六七百里以與敵人與則不計而曰我將欲取之者此自古所無而宋人則用之自三代以來則有薄伐有築城大則有犁庭掃穴小則有防禦和市無故而越六七百里

以戲軍士制則不敢而曰我且姑牽之者此自古所無而今人則用之故此二者天下之大祥也祥疑者古人之所惡也禁二祥去五疑今日之決勝也以天下之大疑行古今之大祥棲遲歲月而莫之敢議則所謂議者又將安始乎故欲治兵則無爲不可結之兵欲足餉則無爲不可繼之餉欲汰兵則思有不終汰之兵欲省餉則思有不終省之餉啄鳥不澤吠犬無威以愚所見欲斷諸論說畫一定之計圖三年之事方今新餉卽細本色至者猶二百萬足供十五萬之師新兵卽冗隸兩協者不過十三萬祇當百六十萬之食因而裁之以爲三等屯守之兵取於^畿近狎水土者授之耕地半其廩食倍攻戰之數使各分里以里爲制急則徵其全力緩則使自爲食是不過七萬五千人而止程課於一年之外攻戰之兵取於四方狎湯火者乘之隘塞倍其廩食半屯守之數使各

從黨以黨爲制急則易鼓而進緩則易解而退是不過三萬七千人而止程謀於彌月之外游徼之兵取於主客挽犀追馬者逐草虛無參其廩食伍屯戰之一仗遞更爲制屯急則以衛屯戰急則以衛戰是不過萬八千人而止程謀旬日之內是則不出十三萬人歲食米百萬石折色半之覆百萬金一歲之內而芻藁糧糗當齋器用俱給也馬服君曰齊韓相方無二十萬之衆不操刃而刺其下王翦滅荆曰非六十萬不可夫以二十萬六十萬之衆九月而碎韓三月而蕩荆士各負糧月四五斗者於今月食十餘萬金耳烏在其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乎且必百金之士千金之餽破敵而違霜露五六十萬之師費豈止今三年之食哉以爲時詘而不可則不如藏形而舉羸我怒不先則夷憤不始我鷙以靜則夷□不動取我之故物敵莫之敢爭制敵所不及敵莫之敢奪以實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五

罕

而馭虛因聲而見實則虛固而實存實積而聲不絕故禁祥而去疑度勢而審數此兵餽之至要不可不察也及今之時一掃諸餉議定爲兵制俟今冬後稍稍移屯以就草生之地不出三年海上之漻皆反於河內不動十萬之衆收百萬之粟而當五六十萬之師因以北撫諸部南聯四州因河爲壘因田爲渠因遼人以塞遼塞雖使中將御之可掬盆水以灑遼前之市失今不制挑構半年音盡伎窮牽復必絕牽復心絕則十載不決以十載之期頓二十萬之師雖鑄泰山以爲金錢銷冰釋而火鑠也牛馬之馴牧夫之力竦怒偶觸則瞬息突發誰謂□□不及牛馬之力哉弋獲飛蟲維執事幸垂察焉

與鄭將軍書

聖主英睿卓出千古諸臣奔命少得當意而崇睦隆施懋功懋賞

麾下諸大僚所不敢望天祐皇家烽火海鷲旆卽撲滅使麾下以
李郭之才韓岳之忠滯於嶂嶺波濤之下令得一當度狼居勒燕
然與匈奴相遇雖衛霍之能豈足多乎程正叔老儒也思觀垓下
之戰虛懷慎酸生耳嘗著銅面與突厥角逐僕今老矣數年前膽
骨未挫氣志相動尙再疏請纓一理東江再圖宣大而茅葦遇風
不復可振鶴鶴繫枝巢羽俱破至於折脇剝膚鏹雞槽豕之不若
然終不敢有怨悔盼視君父方今□寇漸合輦轂游驚四方援兵
度不能四五萬皆逡巡西道思渡河北出紫荆潛詣都下無敢泝
清德從景滄直上者朝廷思閒道之奇以霖寰翁節制登萊與大
將軍共濟呼餘皇出旅順搗瀋陽此搏熊取子之智用之必效然
懸師萬里遠襲人國載馬上車踔泥出岸豈得如三國時謀沈沓
渚之事乎以僕料敵用師不過強萬四□持重不敢違出其牽制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五

遠守遼瀋者必不盡撤而西唯諸台古跳蕩及巢孔二三叛將
知我虛實者相率鼓柝攘取餌耳誠得南兵萬餘與交濟之師特
角直出挫其前銳則眞保香阿之策也

與鄭將軍書

適劉舍親有南郡書至稱南中之望麾下猶楚人之望葉公也黎
總戎六月南來述在鎮情形已大不測計天下男子赤心青膽惟
一意奉朝廷者獨麾下耳而又以盛名厚力誓服一世俯視左良
玉輩猶腐鼠枯蟬直以茗帚汎除之不煩遇齧也李大司馬方今
偉人所號召豪傑立應擬與南郡諸紳擊牛醢酒以俟麾下麾下
但呼帳中健兒一二十人坐鎮京口遣青雀小艇飛入馬當云大
將軍督水師朝夕西上彼輩望風隕角耳天下事勢固有力省而
功倍者如樓船出登萊節長力緩雖有三千不當五百之用今得

一千渡彭蠡可當十萬之師且令塞上斬□□取通侯如登高山
猶煩拾級若從江中揚航取左師猶掇之也且又以是取金印如
斗不煩勞師燕然之外而使不肖無拉彘折脛之苦雖削藍舉爲
勁弓改筆鋒爲銳劍猶當爲之况負英傑之名受朝堂隆脊爲天
下之所利賴者乎月初聞有三十餘艘弄兵潢池藉檣櫓之靈已
朝夕潰散此沙蟲區區直以麾下諸篙郎制之不煩神力至如爲
天下救蒼生護京陵取叛帥頭作勸杯非大將軍親行不可僕亦
桑梓也宣不爲桑梓根本慮顧神京之患有急於桑梓者當舍大
圖細不獨爲副雲雷之望直取侯封壓服天下爲吾鄉盛事而已
也黎總戎以李司馬書必爲麾下陳情勢惟麾下悉心圖之臨

楮神注

與黃東暉書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聖

出門以來擬有此事裴洞江上凡七十日而岸谷變遷碌碌因人
幸逢英主雖爲宗社亦桑梓之故也矮柱支天不知所底破垂成
之顏閔溷未就之桓文念老先生與入公眞如楚人之望葉公今
已舌敝唇焦面齒俱垢矣履之六三控馭甚煩賴二老委心爲國
殿下六轡在手耳此時振頓雖九亮十導未保全濟而使衡山老
樵擔荷其間可歎也已卽日乞休雖覺太蚤然大計稍定決然去
矣不日過清源黎鼻白頭舊面目想猶可辨呈復

與張鯢淵中丞書

溝壑餘生仰沐日月勉振驥贖以拜聲輝雖在顛覆之中如攀扶
搖而上也長安過荷注存噓枯吹沫使白骨復起今甫下車而台
使儼然光賈草萊尊敎鄭重有彼姝曷告之意非瓜杞所敢望於
天章也時運波瀾撐砥不易藥方未試秦越見麾若斷若續之跡

報無處開懷莫往莫來之飄風但瞻項領雖有肅心何以逮乎維
桑海上比復弄兵出入天吳非人所周陽侯有辟兵之符馮夷進
護身之策度其事勢不得不爾然使頭呼踵涸鮒號河積輕之數
爲梟雄所窺亦非有心者所忍出矣十載以前屢伸開洋之說得
數萬金錢少紆仰屋而當寧疑其扞禁縮不出手今欲指梅作酸
畫壁取藏誰復應者卽如去歲收沿河之撫賊使屯塞下驅臨清
之傑帥令救錦寧亦不應搪沓至於今日今無復足追者惟是古
人寓兵於漕之法今尙可行截漕爲饑之機宋甚大失誠能慎挑
旗甲精辨糧艘則東南六千艘尙得七萬人之用何必召募近啟
攘揭遠爲盜資乎登萊天末爲鷺爲鶴水澤所嬉王正向未渡江
誠得一疏留爲江淮扼塞之用免至紛飛爲精衛之填木石曾霖
翁心手可資亦遠鎮登萊誰當沂長河以開青兗之路者子瞻有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五

聖

言聖智馳騫而不足以今之勢雖管樂馳騫猶太行鹽車之屈駮
耳也曩時嘗聞鄭師損貲六萬得長鬣三千今以二千鳧臠損十
萬轉輸何所用之清源蕃徒藉藉聚南安不軌聞已漸入仙遊
凡此蛇虺祇得賢守令銷萌於先整頓於後可次第爬梳之耳一
付於劍楯之士尋藥補瘡必無完肉今漳南山中亦蠢蠢欲起百
十蟻聚剽掠旁午兵士所向得失相當誠得子產萑苻之意行以
穎川伍長之術絕其蔓延可省異日斧斤之效也自孝廉計偕還
駕以來射聲聞風日益猖獗非得牙纛信立州縣刻期會剿之令
以得渠宥脇之法行之恐過百日不復可治也頃晤黎總戎延慶
者云出老祖臺門下持李茂翁書云欲藉祖臺力勸鄭將軍入自
疏入援此不過欲借高敖曹名字嚇小兒耳威鱗豈敢離淵以僕
度左師奔敗之餘爲諸闖所輕必不能遂取安慶亦不敢揚帆東

下南都名賢所聚熊壇老諸公提挈於內劉良佐諸將匡襄於外
借漕捐資尙支歲月吹簾假嘯或改鴟音神烈精靈鼓吹風鶴豈
可令鼻眼異常睹京華之動靜乎黎兄欲僕作書亦已達一函去
徒令人思殷疑劉歎其皮袴也自儲軍胥不過開洋百一南都百
縣省朝覲之費可得二十萬伏龍鳳雛在在而有相與揮汗振袂
不減風雨如必假浪於江神檄波於海若恐安期填海之金難成
秦皇驅石之鞭不效也去臘有勸自疏入拔書已先茂翁獻其媿
拙今茂翁又云爾乃知措大不異人意老祖臺精思繞座洞見垣
方宜別有砭石發其膏盲者乎三吳重地留都關係甚鉅茂老未
到任想未知諸賢擘畫又不知鄭名岳得尙駐腳不四海囑囑密
勿淵深與言輟餐唯有隕涕坐臺下濕氣日深腳疾大作出戶倚
筇不能跨立仰望長風披函細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苗

答郭叔子文宗書

臨別晤言雖展一日未罄瞻依恍惚之餘再披鴻集包顏吐謝列
錦映藻復睹芝宇天下若無文章誰復挽天河洗人懷抱者握筆
三十載無寸楮隻字可傍韻林驟入寶山親沐玉液自媿相去直
可萬里矣悠悠世道不復多談祇拜三言愈增遜悶大音寡和雖
陽白不異於巴人元氣能調卽雨霰奚殊於煥日想斗柄別有商
暈非星辰自爲激射也獻賊西捲全楚欲傾左師東窺大江如簸
天下之憂不在□馬又在揭竿擔荷世務全在明瞻每念勝風卽
噴邊花爲江河壘文剝爲龍豹猶或可爲也國秣綿延逾周倍漢
魚狐之輩繆謂割據可成縱橫復覩當有格臣出而驅之弟某頽
潰之餘百節盡見歸首丘隴拜賜已多無繇倚筇更走虎渡而外
知祖臺恕其迂繆也武陵英風未可再紹綿竹偉伐不易重伸都

可付之夢定待彼雞鳴但慮兩階更當舞其矛戟不復瞻簫韶耳
家去清源不五百里垂老未涉今陳石榻以當臥游珠玉盈前何
方置礫亦當與糸子商之大集跋言尙圖少日寄上今方艸艸日
事春鋪爲給事吹簫并當恕其疎慢也文宗不貽書紳林已著故
事每承破格無任旁皇

答周仲馭儀部書

仲馭先生天步至此無血可泣誠使燕薊不復襄郢長淪雖使秦
茂宏之功紆周顛之慟豈可得乎生民有王社稷有奉此卽吾君
操異論者當與衆共討之然立國旣數十日未有渙號規模何以
震疊天下諸公果能脩樂管之業奏鄧耿之勳今當與千古共推
之悍帥在外強敵在前衆論嗷嗷訛言日起保長能與于忠愍乎
烈亦是重明勝事也鄭予老錢牧翁乃不見推此亦塞翁之福索
敬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巽

靖銅駝長笑人臥草耳江南七省無按遂自安臥吳越生心生死
如何興元詔書順昌旗幟兩者爲末世之鳳麟不知誰當鼓之者
楊機部金正希要當使人約之建業支持能過百餘日省諸牽纏
尙可千里也感慨無極臨風依然

與杜郡伯書

畏友劉魚公者艸莽之鸞麟人倫之僑肸方今郡邑罕見其疇昔
孝標之稱劉進爲昆玉秋霜任昉之問士深若搥鐘探寶瓶之履
丁未以爲過加以性敏多通志敦雜篤行無越矩思不滯轍是能
揆結鬼神批糠流俗守其志行予化爲通分其才藝千人足給者
也某生在遠裔矢志孤特於世賢豪寡所識取晚交履丁如飢得
芻豢寒被織纈自以翼微羽輕銜負無力又當末流風潰鑄金爲
顏閔連錢作禹稷泣血相明無有信者必使身在岸上下引舟人

吐蘆蕩之寒灰吹上谷之溫黍亦已難矣而親知淖與以此相譙讓子長之意任安所非季良之風袁閭不及謂之何哉今遲際通明俊能休暢爨桂燻薪柯斧雜視以履下之才吐氣出穎雖瘞之重土裏以十囊尺寸千里必能自致猶將使孤陋之士賤迷之夫傾其寶光料其穎未恐勞泣血相明之心泄燧光取火之意也猶冀當道寬收寸瑾不罪玉人破彼未流鑒茲往意使履丁之才得稍自引見奮發摩厲必有所報效雅稱論議非苟爲吹高俯聽俛視者道周方自樂貧賤濱立溝壑強爲仁義以目送人颺去而已伏惟當道小賜垂察

與馮秉清書

虎豹在山藜藿不採洵哉是言也今日之事欲使驪龍發夢於明主鷄鶉振威於盛世決不求之粉署之班朱堦之下矣聞門下蘊

韋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吳

義生風苞奇發電當此中典之朝豫寫雲臺之表馮公大樹豈必盡淖沲之下乎不肖提一旅以洗江漢呼掬土以益鍾山四顧同人未有豪傑門下能振袂揮帳便富倒履以奉牛耳坐不窺室噓枯吹生亦使夷吾笑其齊東阿蒙癡其吳下也高山顯位待君之來逸豫無期跛子望之亦藉高阜鐘鼓賁爾旂常非爲翹翹弓旌附於舟子也書至幸束裝相期黃海之下矣

與張孟侯書

孟侯先生契濶相念未有以報也知居廬覃思不敢以將伯相惱每見書爲之惆悵記漳江握別及姑蔑拜贈時隱若隔世今日月雖出而塵霾未消吳會東楚戎馬相逐賴孟侯月如兩先生匡襄之力使□篆□組不汙此土過關以來瞻跋鷲嶼爲之泣然而論東晉風流但如朱陸諸君子得匡坐迂談百六十年已爲孚望矣

弟之區區奉土殉流無裨河岳以爲纓冠之義存於同室不以被髮啗於微管故竭跛跣從之而高論之士以爲癡笑天下壞於雋巧不壞於癡愚亦已明矣孟侯先生精以質抱知與月翁憐其區區也解新思甚好人欲相料理先生幸以同澤之義起而佐之誠得一月糧北過胥江可以共濟天下擊楫者何獨祖生乎至於此中及省下少醜固無勞芥念也卽日晤語不悉倦倦

與方書田書

書翁年臺知避地入天台甚善嚴陵之距仙都猶之尺五也以書翁閣下標置其間千仞矣朝廷敦睦上媿陶唐每念高皇貽厥二枝上連天漢當凝鼎之初有鞠城之雅論叔姪則愛逾所生定君臣則詎非一日想年翁納牖之下聞之甚詳也弟初遇皇上於桐廬私擬等倫當在高光而上旣稽玉牒光武出於長沙定王發蹟

乾坤正氣集

卷五 序五

望

南陽爲高皇九世孫今上世系文祖定王九世發於南陽不須談赤伏之符誦白水之讖矣弟初在嚴華間談此州人物推轂首及年翁追念夙懷卷舒與共尙得邀福孝陵追雲臺之業兄馮弟鄧以兩乙酉契於三同千秋之餘蔚成盛事然後解綠圖爲赤松借披衣於善卷儵然物外以畢餘年亦可以窺白鐘鼎相視而笑也某行年過六十所慕幾何倘鏐佗復生儀秦再出不能依將軍之樹佩六國之印而空以聃老屈於韓非知年翁圖之熟也校叔之警梁王鄒陽之悟吳王彼區區者猶芬丹漆况以年翁揆天之手蹴地成河呼啟明以附陽羲命燭龍而消蟪蛄不爲遠矣皇上睠然想望表箋以魯殿下善病不欲以几杖進卽弟亦不能進芻蕘之言唯年翁重垂鑒焉

與徐竹孫書

不親行伍不知行伍之難也衆志難調羈情未化但以馴習使其自平至於天人之際情法之所不到雖尼父總干師聖援袍岌岌乎難者若前日在延寧軍士負病十常五六及於過嶺先後差池僅如魚齒斃之唯有浩慨又如韋跼之徒楚漢異視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飢馬望蒲勢常欲逸如此朽索亦難爲持也信州生聚幾二百年無徵調之苦兵燹之懼而相顧羸然如創破之後入其門聞若無人間有籍紳動亦以懸磬爲解如此宇內安得郡邑復如信州者乎貴溪之變邑戶折屐蚤知其必有如此而朝廷欲以武人輟緩天下履之六三所用爲深戒也方今東浙水師不出衢蘭下路皆兵如使信州不得糧精安得與豺虎爭道而馳使當高詠清人林中舍馬與諸將士分袂南去不知山中荔薜又付誰裁翦也幸寄語諸郡邑略與料理如推車子如濟風船豈爲私家作此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五

哭

將助乎鉛山名邑蕭條如此祖臺宜思所以善其後也

答林淡生書

使來拜書併承大貺自揣溝壑獲附雲嶽生世何緣受此隆遇泰之九二備有五德眞老先生之謂矣蚤年營墓絕意牽絲入山不深自髮奇搜今雖獲遂首丘筮魂松下而體膚未完間風作楚想念古人惟有悲慨先生以桑梓餘情哀其輾轉遠賜提誨譬之病馬折脛責其千里窮猿斷臂采其洞聲亦已過矣豫楚陸沈青徐海驚舊章旣盡新禍憑仍卽如宗藩一事破非常之格櫻非常之毒蕩之七章其今日之謂也老先生在西粵嵐煙不驚雲笈無恙六載於此矣方當勒於鼎鐘錫及柅鬯而悠悠之談以蠅贈璧卽不相知誰謂冰檠熟飴者某少時不慧老益迂癡眼耳旣捐神明日惡所朝夕禮斗惟願世當清平保有殘年以終擊壤而留都江

石風鶴疊聞大海頽瀾又何抵極誠得追隨杖屨下澤欵段優遊
里門雖香山洛社何遽稱尊乎三事朗然無涉輦上備有同心使
人持函堅以相諉清翁至僅附白章不覺神馳感格瞻注

黃石齋先生集卷八

乾坤正氣集

卷五 阜五

涇縣潘錫恩校

完

09972

